



翠云廊古柏

高定存随笔

## 树能如此 人何以言

高定存

今年3月中旬，得空游览古蜀道。走过剑门关，去看翠云廊。史书记载，这是金牛古道上的一段，始建于秦汉。当年诸葛亮和姜维北伐中原，大队人马就沿这条古道出剑门关而去。

缓步进入景区，先看见一些花柳草屋之类，并无多少意思。正当情绪懈怠之际，道路右拐，接入了古蜀道。一脚踏上古道，顿感沧桑扑面，精神随之一振。这一段古道由青石板拼接而成，路面宽两至三米，最宽处达五米。上千年里，车辚马嘶，行人往来，风云际会，走过挽弓持刀的武将，走过细雨骑驴的诗人。千年的石头会说话，古道记录下了这一切。沿古道行不远，猛然看见路旁站立着的古柏，一时迈不开步。原地伫立观望半天，远比看见剑门关还要震撼。早先所读关于古树的词句全部跳了出来，“古木参天”“气象森森”“虬龙老枝”；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；“密叶四时同一色，高枝千岁对孤峰。此中疑有精灵在，为见盘根似卧龙”。

众多词句堆叠心头，但说不出，仿佛这些词语还都不足以描摹眼前之景。一株又一株古柏参差排列古道两旁，有宋柏、唐柏、三国柏，甚至还有秦柏。部分古柏用三国人物或故事来命名：张飞柏、先主柏、阿斗柏、石牛柏、结义柏、隆中对柏等。形态最为特殊的是“剑阁柏”，树龄2300多年，干如松，皮如柏，果实如松，裂纹如柏，据说全世界仅此一株。体型最大的是“帅大柏”，高29米，胸径2.24米，树龄超过2300年，需5人才能合抱。

盘桓古柏之下，仰望刀剑般横斜交错的老枝，抚摸树皮皴裂、苔藓点点的树干，有一种与千年老者相交流的感觉。树冠老高，天空密密匝匝，地上却疏疏朗朗。阳光从上面洒下来，也好像穿越了千年的时光，变淡了许多。空气中弥散着老柏树特有的清香，将人带入历史深处，带人一种遥远的遐思之中。

我平生所见树木也不少，南方北方，山巅海滨。此前最震撼的一次，是在庐山看到三宝树。我在日记里写道：“看第一眼便被震撼得张口无言。先前既未见过类似树木，也不曾想象过，树能长到如此地步。三棵古树参天而上，树干数人合抱不拢。两棵柳杉各高40余米，大约600多岁，另一棵银杏高30余米，大约1500岁。人站在树下，真有蚍蜉之感。”与庐山三宝树相比，翠云廊的古柏年岁更久远。这且不论，更主要的是，翠云廊的古柏凝结了众多历史故事。那扭曲的树身、皴裂的老皮，宛若曲折的历史写照。我从庐山三宝树上读到生命之强盛雄壮，从翠云廊古柏上读到了坚韧曲折，世事沧桑。

“翠云廊”这个名字有点现代风味，我原以为是今人旅游开发所取。游览中方知其出自清初剑州（今剑阁）知州乔钵的诗：“剑门路，崎岖凹凸石头路。两行古柏植何人？三百长程十万树。翠云廊，苍烟护，苔滑荫雨湿衣裳，回柯垂叶凉风度。无石不可眠，处处堪留句。龙蛇蜿蜒山缠互，传是昔年李白夫，奇人怪事教人妒。休称蜀道难，错莫剑门路。”乔知州这诗委实不怎地，“翠云廊”这个名字也有些单薄，有些轻飘飘，缺乏沧桑厚重之感，承载不起古蜀道上那些千年古柏，还不如民间俗称的“皇柏大道”“张飞柏道”有内涵。

面对古柏，心中震撼，却又无言以对。及至走出景区大门，才想起“昔年种柳，依依汉南。今看摇落，凄枪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”这段话。我慨叹一声，继而模仿这样几句：“风摧雷击，郁郁千年，盘根拔地，老枝横天，树能如此，人何以言！”

## 我家住在汾河边

李栓林

从我居住的小区出发，走到汾河景区漪汾桥下，只需短短几分钟。家住在汾河边，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。

说到汾河的历史，可谓源远流长。春秋时期，秦国派出庞大的运粮船队，从渭河驶入水流湍急的汾河，沿途800里，浩浩荡荡，驶入晋国都城绛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“泛舟之役”。1963年，政府曾调运船队，经汾河运粮前往天津，成为汾河历史上最后一次壮观的船运。

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，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历史悠久、波光粼粼的汾河水不见昔日风光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来到了位于老军营地下桥附近的山西财经学院上学。这里离汾河不远，我和同学们时常相伴去汾河边散步。大家面前的汾河，水量不大，颜色黑褐，散发着不好闻的气味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调往省城一家新闻单位工作。家住汾河东边，单位在汾水西岸。当时，城区段只有迎泽大桥、胜利桥横跨汾河两岸。1992年，漪汾桥建成了。多少次，我从漪汾桥上经过，汾河窘境映入眼帘。早春，料峭的寒风从干涸的河床刮过；夏天，两岸草木稀疏；秋天，大雁南飞，汾河滩上一片萧瑟；严冬，冰封河面，万物萧条。触景生情，心底无限渴盼：汾河，什么时候才能换新颜？

2000年金秋，汾河景区首期工程完工并

对外开放。河水一路撒欢，由北向南，漫过了几近干涸的河道。波光粼粼的河水平缓而下，宛如一条银光闪烁的巨龙游过，两岸密密匝匝的观景人，无不啧啧赞叹。

我站在观景的人群中，贪婪地望着银龙般游过的汾河，格外激动。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景，我翘首渴盼了近30年，如今，终于梦想成真。看着汾河潺流如银龙，似玉带，我心潮起伏。

转眼，汾河景区建成20多年了，我也即将跨入古稀之年。这些年来，寒来暑往，风雨无阻，我常去汾河景区打卡健身。特别是滨河自行车道建成后，我更是兴致勃勃，常常骑着我的绿色公路自行车，在红色跑道上穿行。漪汾桥往北，胜利桥、北中环桥、摄乐桥、汾河四期景区、新落成的汾河景区雁丘园。往南，迎泽桥、南内环桥、长风桥、南中环桥……途中的不少景点，让我流连忘返。蜿蜒悠长的林荫道，留下我的足迹；曲径通幽的小路上，洒下我晶莹的汗珠……

风和日丽的春天，我在汾河边欣赏瑰丽的鲜花、滴翠的树木；赤日炎炎的盛夏，我在漪汾桥下那株枝繁叶茂、婀娜多姿的老柳树下纳凉避暑，遐想无边；金风送爽的秋天，我沿着河岸沐秋日阳光，赏多彩秋色；朔风呼啸的隆冬，我步入景区观皑皑雪景，深情吟诵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”

家住汾河边，幸福感就这样时时充溢心间。

## 理工男

介子平

我的交往圈子中，有一些理工男。仔细观察，其与文艺男，区别明显。

正如我至今不知无线电原理，与理工男交谈，大致仍在人文常识、大众审美一域。其兴奋点低，一个倡议，果敢行动；笑点也低，一个段子，哄堂大笑，这倒不是因有大慈悲而生出的小快乐，是因有大执着而生出的小喜欢。说话往往直截了当，开门见山，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感，对所从事专业滔滔不绝。若动笔，文章短，有一说一，绝少废话，不以研究之名，炮制各类文字。每天所写日记，无外气象录、起居录。鲁迅不厌其烦笔录购书单，盖早年的理工背景作祟。

理工男的社交圈子一般不会庞杂，甚至老婆的圈子也是自己的圈子。其守时专注，饭局一般不会迟到，不像我的一位老友，其张罗的聚会，聚会完毕，仍未见主家身影，好在大家争相埋单，素无抱怨。不同人等，自我介绍后，相见甚欢，渠道与平台，由此互为拓展，携手搭建，似乎中介者已不重要。

理工男动手能力也强，家中电器损坏，琢磨琢磨，便能搞定；半途车子抛锚，鼓捣鼓捣，凑合上路。如我这样的电脑盲，使用电脑很多，却是知其然懒得知其所以然。天黑有灯，下雨有伞，每有懵懂，隔壁住着理工男，我老婆是位理工女。

由人文而理工不可，理工转人文可，但多数难臻化境。爱好书画者，眼光大多停留于俗书行画一路，爱好文学者，大抵对武侠一类感兴趣。其归纳江湖冷兵器，玄

铁重剑、孔雀翎、天魔琴、倚天剑、屠龙刀、打狗棍、圣火令、小李飞刀，一一道来，甚是详细，火器则有霹雳弹、红衣大炮等，真是条理不苟，其烦不厌。以数据为依归，动辄精确至小数点后第几位，其曰：“一生会遇到约3000万个人，两个人相爱的概率为0.000049。即便美好的婚姻，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，5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；即便满意工作，也会有200次辞职的想法，50次撂挑子的纠结。”数字化思维特征，是否就是大数据之质？

理工背景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，其严谨周密，工稳规范，言之有物，丝丝相扣，故大文人者，多具理工学背景。周作人早年入江南水师学堂，以土木工程名目官费留学日本。徐森玉早年入山西大学堂，读化学，在校期间即著有《无机化学》《定性分析》，其后的成就则在文物鉴定学、金石学、版本学、目录学等方面。赵元任早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，主修数学，最终一生精研语言学，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、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。郑振铎早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，其成就则在版本学、训诂学方面。张大千早年入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技术，其成就在绘画方面。

理工男们，以工程项目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，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所指，盖文科男。“尔雅注虫鱼，定非磊落人”，此句所指人文学者。“朋友几年不见仍是朋友”，这样的朋友，大概指的多是理工男。以我所见，侠心交友、肝胆相见、吵不散、隔不断、久处不离者，即此类。